

周笃文：

深耕国学原典 厚植诗词基因

9月9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师范大学座谈时的重要讲话明睿果决，发人深思。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古典文化研究的教育工作者，我深受鼓舞，并倍感责任的重大。中华文化千古一脉，震灼世界，决不能在我们手里中断！

国学是中华民族赖以治国兴邦、安身立命的一整套根本性的指导思想与理论体系，是在五千年文明发展进程中，由历代大圣先贤所不断创造完成的。概括讲，它是以儒家四书五经以及十三经为基本体系，兼及诸子百家的学术观念，而构建起来的治国方略与文化价值观。正是在这套理论体系与价值观念指导下，我们的民族才得以蓬勃发展，历劫不衰，愈挫愈勇，挺立于时代大潮的前头，并且为人类的发展指示了方向。

而建立在如此精深的国学基础上的诗学，更是人类文明中的至宝奇珍。国学是指儒家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艺，而《诗》为六艺之首。孔子曰：“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。”孔子培养学生是以仁德为纲领，以六艺为基本手段来实现士君子的全面发展。《易经》的《贲卦》云：“观乎天文，以察时变。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”首次提出了“人文化成”的治国育人重要观念。在《尚书·禹贡》中亦云：“东渐于海，西被于流沙，朔南暨，声教讫于四海。”所谓声教，即诗歌礼乐之教化也，更突出了声诗教化之作用。如孔庙中常见的抱柱楹联，“养天地正气，法古今完人。”所昭示的崇高理想，成了诗歌声教服膺的目标。

中国诗歌源溯上古，波澜相接，汇为汪洋之诗海，无论历史之久远，品质之超胜及数量之巨大，以及影响之深远，都是举世无双的。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以下，迄于近代，作品浩如烟海。全唐诗流传至今的超过5万首，全宋诗更是多达三十余万。乾隆皇帝一人诗作超过5万。历代佳作，精光万丈，震撼世界。天才诗人将汉语言文字之声情意象之特美，发挥到了极致，使人见字生感，闻声动情，达到了老妪能解，目醉心迷的程度。闻一多说：“从西周至宋两千年，我国这大半部文学史，实质上是一部诗史。”

中国诗词的前世今生，生气勃勃，美妙无穷。中国诗歌最早源于4000多年前的虞舜的《卿云歌》与《南风歌》：“卿云烂兮，纠缦缦兮。日月光华，旦复旦兮。”“南风之薰兮，可以解吾民之愠兮；南风之时兮，可以阜吾民之财兮。”这些礼赞光明与仁政的诗歌，如此光昌伟丽，是有文献记载以来的第一声雄啼。

此后，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屈原的著作，直到今天仍以其诗性的灵光启迪着我们的心智，其“鸟飞返故乡兮，狐死必首丘”的家国情怀，真不愧精彩绝艳，感彻肺腑。以后三曹陶谢、李杜苏辛继起诗坛，光照千秋。毛泽东的“丈夫何事足萦怀，要将宇宙看稊米。沧海横流安足虑，世事纷纭何足理。管却自家身与心，胸中日月常新美。”以及“俱往矣，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。”皆振聋发聩，别开生面。习近平总书记的《念奴娇·追思焦裕禄》：“魂飞万里，盼归来，此水此山此地。百姓谁不爱好官？把泪焦桐成雨……绿我涓滴，会它千顷澄碧。”寓意高远，感人至深。

当代诗坛也人才辈出，佳作如林。如刘征的《八声甘州·嫦娥工程老总们的眼泪》：“一箭嫦娥飞去，啊，绕起来了，古梦今圆。扬眉望月，热泪洒征衫。合一滴如海卷飞澜。流不尽，滔滔滚滚，大爱弥天。”可谓戛然独造，妙绝古今。中年诗人蔡世平的《朝中措》词：“山瓜摘了摘山椒，秋色上眉梢。留得葫芦不摘，由它枝上妖娆。农桑心事，田园物态，城市风骚，真个泥能养肺，肝肠又绿新苗。”好个“泥能养肺”，这种泥土情结、直白语言与救赎的心境，真令人拍案叫绝。

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以礼乐化成天下，从来不主张武力侵略的霸道。《左传》楚庄王强调武有七德：“夫文，止戈为武。禁暴、戢兵、保大、定功、安民、和众、丰财者也。武有七德。”《礼记》主张：柔远人，则四方归之。这种怀柔政策，是中华民族的基本国策。

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·汤因比博士说：“如果再生为人，我愿意生在中国。因为我觉得，中国今后对于全人类的未来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。”“我将来生在中国，要是在那未来的时代世界还没有融合起来，我就要致力于使它融合。假如世界已经融合，那我就努力把世界从以物质为中心转向以精神为中心。”

汤因比还说，“中华民族是一个没有征服野心的民族。”“由中国文化和佛教传统这一共同遗产来看，他们都是连结在这一组带上的，并且就中国来说，几千年来，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，从政治、文化上团结起来。中国在和东亚各民族合作，在被人认为所不可避免的人类统一过程中可能发挥主导作用，其理由就在这里。”并预言：“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。”

诗词是中华美德的艺术体现。中华诗词的魅力在于它是以陶冶性灵，变化气质，培养贤德君子，实现世界大同为目标的人文化成的艺术。中华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血脉和根基，也是世界文化的至宝奇珍，如何更好地发扬和传承，深耕与厚植国学文化，是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。

叶延滨：

传统美德是通过诗歌传承下来的

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人生观念、审美、伦理都是通过传统诗歌传承下来的。中国没有圣经，只有诗经。比如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抒发的是山水情，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”表达的是亲情，“四海之内皆兄弟”表达的是兄弟情。传统的美德是通过诗歌传承下来的。

现在的教材比较讲实用，多为应试的东西，常常忽略向孩子们传授什么是美，什么是善良。诗歌口传身教，可以培养孩子的道德观念、审美观念、人生态度。诗歌在民族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，应成为语文教育的重要方面。

传统诗歌教育，除了在课本中选优秀的传统诗词外，还可以编一些课外阅读选集。《唐诗三百首》已成为经典，应该编唐诗100首、宋词100首、元曲100首作为孩子们的课外书，在课外得到补充。另外，媒体也应该做推广普及传统诗歌的事。现在媒体有汉字大赛、成语大赛，受到广泛关注，唤醒了被人们忘记了的东西，引起大家的兴趣，诗歌方面也应该这么做，可以搞诗词比赛、诗词朗诵比赛、名诗名句比赛等等，向全社会传递正能量。



9月9日，习近平主席来到北京师范大学看望一线教师时，从展台上拿起一本课标书翻看。听说语文、历史、思想政治三门课标是全国统一，他说，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，“去中国化”是很悲哀的。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。（据新华网）

此前引发热议的是，新学期开始，上海一年级语文新教材“减负”，旧版教材中的8首古诗全部被删除。

教育关乎国家的未来。减负，不应减掉中华民族文化之根。本版约请中华诗词研究专家周笃文、作家苏叔阳、中央文史馆馆员舒乙、诗人叶延滨、中华诗词研究院副院长蔡世平等专家发表对课本编写工作的看法。

——编者

苏叔阳：

丧失古诗文教育就丧失了文化之根

中华古典诗词是中华民族语言最优美的体现，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，丧失了古典诗词教育就丧失了文化之根。中国是诗人团体很多的民族，是诗的大国。我们的生活如果缺乏诗意，不能进行诗意的表达，生活中的诗意就萎缩了。文言文散文有很多优秀的作品，是古人精而又精挑选出来的。学习古代经典诗歌和散文是维系民族精神、维系民族文化的必要手段。如何进行中华民族的诗化教育，是文化教育的一大课题。现在的一些学生说话、写作连语法都不讲，写文章都写不通顺。教育改革应从语文开始改革。教材中的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不应该减少，而应该适当增加，至少占一半。

舒乙：

现代人应既有横坐标，又有纵坐标

“去中国化”说的是目前的状况，其实是有历史渊源的。中国长期以来对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不够，这要往前推100年，优秀的文化传统被割裂。现在应以纠正和弥补。中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诞生的一批文化巨人，政治方面有毛泽东等人，文学方面有鲁迅、郭沫若、茅盾、巴金、老舍、曹禺等人，美术方面有齐白石、徐悲鸿等人，他们身上交汇了横坐标和纵坐标，纵坐标是指中国传统文化，横坐标是指现代世界文化。这些文化巨人学贯中西。他们赶上了私塾的末班车，比如鲁迅古文化功底很深厚，唐诗宋词倒背如流，自己还能做旧体诗。现在的人只有横坐标，没有纵坐标；古代的人只有纵坐标，没有横坐标。只有横坐标就只能跟在别人后面跑，没有自己的文化传统。我们应该吸取教训，继承传统才能全面发展。小学、中学、大学教育都应该有传统文化这一块，传统文化教育不应该减少，应该增加到足以和那些文化巨人相匹配的程度。

外国人对中国知道得非常少，但他们能说出李白、杜甫这两个名字。中国古代文化在国外很有影响，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却很陌生，这是一个缺陷。青年应该打好传统文化的基础，有深厚的积淀，厚积薄发。

梁启超在梁思成去美国学建筑时，要求他不光要学建筑知识，还应该学美术、音乐、舞蹈等知识，才能成大建筑师。现在的人分工越来越细，出了自己这个专业圈子的知识都不知道，成了片面的人。现代人应该总结经验，接触广泛，才能大有作为。小学课程多学一些传统文化，对孩子成长绝对有好处。

蔡世平：

中华诗词能提升民族的精神品质

中华传统诗词是从中华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。诗词体现了中国语言的节奏美、音韵美，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要求，是中国人传达情感的形式。

从汉语言文字里直接生长出来的中华诗词，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。但同时作为精神文明的一种方法和工具，她又涵养了中华民族的诗性思维、人生智慧和人格操守。

考察中华诗词的生长、发育、发展过程，我们发现中华诗词与中华民族相生相伴，一路同行。中华诗词融进民族文化的滚滚血液，直接影响了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的形成。

中华诗词帮助人们创造和建立了一个“诗性世界”。在这个世界里，人们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，实现了真正的“天人合一”。这也就是我们的民族为什么那么热爱脚下的土地，那么热爱自己的家乡，那么热爱自己的祖国。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诗性因素，也是中华民族青春常在的诗性因子。

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，已成为民族的文化意识，深植在国民的温馨记忆里。

中国古代经典诗词包含了中华民族智慧。“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”王之涣的这首诗，激励一代又一代奋发有为的华夏儿女，去实现自身的生命价值。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苏轼的这首《庐山》，不知打开了多少人的眼界。它告诉人们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蒙蔽，不要钻牛角尖，要全面地、辩证地看问题的道理。

中华诗词还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人格操守，提升民族的精神品质。

中华诗词从最初上古时诗的萌芽到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的出现，就确定了以天地为经纬的坐标系，形成了质朴、典雅、大气、高贵的精神品格。中华诗词以她特殊的文学样式，潜移默化地塑造、完美着社会良心。让我们读王昌龄《芙蓉楼送辛渐》：“寒雨连江夜入吴，平明送客楚山孤。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。”自从王昌龄的这首诗出现后，“冰心玉壶”的意象，就成为后世人品高洁的文化符号。从这些诗里我们看到，清高精神是人们最高的品德追求。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，那些豪迈沉郁的诗篇，无不沸腾中华儿女的热血，燃烧民族的爱国激情。文天祥的《七律·过零丁洋》：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？留取丹心照汗青。”文天祥宁折不弯、宁死不屈，“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崇高民族气节，是一把正骨尺，一颗定心丸，不仅校正了多少人生航向，在国家尊严与个人生死考验面前，凸显出一个民族的精神标高。

中华诗词作为一种文化基因，已经留存于中华民族的血液里。优秀的传统文化，具有永恒的魅力，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，应当得到当代人的尊重与珍视。“不让美好的东西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失传”，是中国文学的时代要求。

